



空房

醫學系六年級 李宇洋

我回家了，久違的回到了家，在那紅磚色的公寓，轉過熱鬧的街角，踏上鐵製的樓梯上到二樓，那便是我的家。

有十年了吧，從離開時的青少年到現在。城市已經回復到以前童年般的熱鬧，慶祝回歸的大人、可以安心的在外面玩耍的小孩，攤販、貨船、郵差、馬車…如同什麼都沒發生過一般，如以前一般的熱鬧。

我轉過了那重建起的街道，走向這意外留存下來的紅磚公寓，一面斑駁的紅磚牆似乎記載著歷史的種種，連同一旁的鐵梯也是鏽痕斑斑。「匡噹匡噹」的、我踏上了鐵梯，左腳的義肢在蹬踏時總是不太好使，義肢的木棍與鏽鐵摩擦的痛隱隱的傳上了我殘餘的大腿。我只能慢慢地爬上階，但看我這一身行裝，殘留的右手提著剛在港口買的禮物，身上也背著厚重的行軍用品，說實在，這段樓梯真的十分折磨人呢。

費盡一段折磨，終於到了家門，心裡卻分不出那是喜悅、失落、歡喜、恐懼，或許有時害怕還大於了期待，但我還是回到了這裡。

我將手中的提袋先放一旁，隻手摸了摸郵箱後面的縫隙，意外的，家裡的備用鑰匙依舊存放在那。說這是幸運嗎？我看著外表鏽蝕的鑰匙，它卻在我眼前不停的搖晃，為了抓住這份難以拿取的重量費了我一段時間。

終於，我將它插入了家門的匙孔，「喀嚓」一聲，門打開了。

啊，我的家啊。

倒下的木櫃、被震碎的瓶子、散落一地的玻璃、以及陳舊的灰塵，但在我開門的那瞬間卻彷彿看到了以前，那般乾淨整潔的模樣。看到這般光景，我的眼睛不禁癢了起來，我想，定是滿屋的灰塵的關係吧，漸漸模糊的視線中，我踏上陳舊的木地板，家裡其實什麼也沒變，只是久了舊了。

陽台的躺椅輕輕地搖擺著、陽光就這麼從台子、從窗子灑落，灑落在這年久的木板、灑落到屋子的角落—沉積的厚重的灰塵與一疊信。在陽光的沐浴下，這年久的屋子也變得乾淨了起來。

餐桌還在、椅子還在、桌上倒下的瓶子與枯萎不知多久的花，我想只要稍微打理一下，不久就能像以前一樣了吧。我放下了行囊、從提袋中拿出了一束小小的菊花，將它放入剛剛擦拭過的瓶子當中，擺放在餐桌的正中央。對，就像以前一樣，熟悉的擺設、熟悉的語調呀。

然後，我拉開那快要枯朽的椅子，坐下還時不時發出「幾乖幾乖」的聲音，而我，低著頭像是在祈禱一般輕聲說著。

「我回來了…」

「回來了呀。」

我總等著說出這句話，等呀等的，也不知道多久了呀，從陽台看著街、看著港、看向外面的大海，我坐在搖椅上，晃著晃著、不知不覺便就睡著了。

就像是做夢一樣，啊不，那便就是夢呀。看著我那可愛的小男孩砰咚砰咚的跑出去玩，跑在街上、在廣場上，還因為惡作劇被港口的水手們罵。哀呀哀呀，我那可愛的小男孩呀，你可記得我說的話嗎？別跑太遠了呀。就像平常一樣，我似乎也在夢裡這樣喊了。

是啊，每天每天簡單的生活倒也舒服，看著我的小男孩跑出門、看著太陽漸漸落下，然後時不時望向那靜靜的門，悄悄的期待著門把轉動的聲音，這樣的午後時光可舒適的呢。在搖椅上小睡幾會兒、抑或是翻個幾頁的書，慢慢等著夕陽的海港，那景色，從陽台看去的海港可是很美的呀。有時遠方輪船鳴鳴、而街道像被夕陽潑了個水一般，亮閃閃的，那可美呆了。但最期待看到還是我那可愛的小男孩，砰咚砰咚跑了回來，在樓下便向我開心地揮著手、像是炫耀今天的戰利品似的。有時還採了菊花回來，我那最喜歡的小花，採來後便隨意找個瓶子插著，擺在餐桌上也挺是好看。我呀，每天看著他東奔西跑，儘管他全身弄髒兮兮的，還是看得如此開心快樂。真是可愛呀，我的小男孩。

時間近是傍晚，我總在這時簡單的整理一下餐桌，簡單的擺盤，簡單的上菜，等著家門打開，看著我那可愛的小男孩回來。

「回來了呀。」我總會在這麼說的時候，抱住他，每天的歡樂是多麼的平凡。

但在那夢裡，在夢裡的傍晚時分，我聽見敲門聲卻沒有人聲，那個熟悉的門越看越覺得陌生，似乎要將我吞噬了一樣呀。我有點害怕，但此時們便自己打開了，然而那裡沒有任何人。我走到門口去望了望，那門外卻彷彿是另外一個世界一樣，天色變了、氣氛變了，路上不是回家的行人卻是行軍的軍人，整齊的踏步聲便似乎要將我的心給踏碎了一般。

「撲通撲通」

我那可愛的小男孩呢？去哪了？怎麼還沒回來？

這真是個悲慘的夢，是夢的話就讓我快點醒來呀！我急得快要哭了出來，卻看著附近的青年、少年們各個穿著軍裝，步向行軍的隊伍裡面去。

真希望是夢就好了呀」

「我要走了。」

熟悉的聲音從我身後傳來，回過神來，我那可愛的小男孩不知何時已經長大長高了。他身穿著軍裝，嚴肅的說道：「我要走了。會寫信的。」

他便這樣走了，我想追上去呀，但在那夢裡我的雙腳卻不聽使，只是慢慢退回屋內，然後門關了起來，然後天色暗了下來，然後我醒了。

哀呀哀呀，我是小睡了多久呀，總覺得日子過多了、記性便糟了。午後的陽光依舊舒服，遠方的輪船亮麗的色彩像是新造的一樣，街上的人們也多了，還掛起了旗子似乎在慶祝個什麼。今天是什麼日子來著？

記性愈糟的我只是起身準備晚飯，簡單的菜色、簡單的擺盤，看來今天我那可愛的小男孩還是會玩的很晚呀。不過離傍晚還有段時間，那也就慢慢來吧。

悄悄的，我又瞅了一下門，門靜靜的閉著在那，卻似乎斑剝不少，是我的錯覺吧。然而此時卻聽到「匡噹匡噹」的聲音，緩慢而沉重，好似費了一番功夫才爬完了階。我正打算去開門，可是卻漸漸覺得門越離越遠，

好似我怎麼奔跑都到達不了，而門外經過許久的安靜之後才又發出鑰匙轉動的聲音。

「喀嚓」

我遠遠看著門慢慢地打開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心臟異常的加速，緊張？或是更多的期待？卻不知道自己期待著什麼？

門開了，那瞬間我便都懂了。

門口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身穿著軍裝、背著行囊，他的腿癱了，剩下一根木棍代替原本的腿；他的臂沒了，一隻空蕩蕩的袖子便綁了個結垂在身旁；他的臉多了多少歲月的痕跡、他的神情卻又像是個孩子，那般泫然欲泣。他走進了家、而家中的景象便像秋日的枯葉一般，快速的朽壞。看著他走過那倒下的櫃子、看著他擦拭掉一層灰，然後放下了行囊、從提袋中拿出了一束小小的菊花。門開了，屋子舊了、老了，而桌上原本乾淨的瓶子也髒了倒了，只是，青年也沒多說什麼，只是將瓶子細細的擦了一遍，將他帶了的菊花，放入了剛剛擦拭過的瓶子當中，擺放在餐桌的正中央。他拉開了椅子坐下，椅子還時不時發出「幾乖幾乖」的怪聲。然後他低著頭，像是要哭了一般。

是啊，他看不見我的，想當然，好幾年了吧。我只是默默的站到了他的背後，輕輕地擁住了他，像是以前一樣。

「我的孩子呀…回來了呀…」